

專著
(二) 上

威者

文庫



吳立民 主編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威音文庫
專 著
(二)
上

吳立民 主編
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 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目 錄

上 冊

弁言	1
例言	7

帙第一

原始佛教觀	11
主錄一	11
賸錄一	23
主錄二	34
賸錄二	45
主錄三	75
賸錄三	112

下 冊

帙第二

佛滅後五百年之佛教觀	327
主錄一	327

• 2 • 威音文庫 • 專著

腰錄一	340
主錄二	358
腰錄二	429

弁 言

錄者曰：生丁末法，幸聞聖教，從劇苦之途，獲趣樂之道，離茲火宅，入彼化城，此本師釋尊慈悲之所遺，一切有情福利之最上者也。然蒙學佛亦既有年矣，徘徊大小之林，謁來顯密之域，耳目所及，唯覺其瀰天際地，千塗萬徑，峯巒雜沓，風雲百變，浩兮渺兮，若不可窮者，竊嘗惑焉。

夫至道之極，必在無言，今強言之，卑已。強言之道，易簡爲尚，今廣說之，抑又卑矣。廣說之中，應歸於一，今宗派紛歧，各立門戶，熒然交諍，竟不相下，於道不更卑乎。然而聖教必非卑者，以不卑而形若入於卑，乃至於卑之更卑，則將何說之辭，蒙嘗反覆思之而不得其故。

一日，過友人齋中，遇一海外歸客，方抵掌爲予友縱談海上事，曰：「昔人有言：觀於海者難爲水，信然，吾今始知夫水也。間者，往來海上三年矣，三年之中，所觀於

水者，且迥異於尋常長江廣湖之觀，彼溪澗陂池益無譏耳。請得爲子言之，當夫海天日曙，晴光萬重，碧波如鱗，上接遙空，天風浪浪，豁人心胸，此非尋常江湖之水所能有也。其或風雨晦冥，蛟鼉怒號，濁浪如山，沃日干霄，怵心駭目，神爲之逃，此亦非尋常江湖之水所能有也。及夫宵深月黑，寒潮暗作，一舸茫然，中流起落，浩浩長飆，四顧沙漠，此亦非尋常江湖之水所能有也。若乃皓月臨空，星光在水，銀濤昱爚，搖碧千里，萬點寒芒，人居其裏，此亦非尋常江湖之水所能有也。而吾也皆幸獲一觀焉，故今也吾之知水，殆已深異於恒人之知水矣。」言時狀若甚自負者。

予友聞而笑曰：「誠然，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不觀於海，又焉足以語夫水哉。雖然，僕聞之矣，子輿氏有言曰：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蓋以水也者，靜時之體也，瀾也者，動時之用也。其體既靜，澄淵萬頃，力用不見，無所施其觀。其用既動，寒波千疊，力用現前，斯觀則得之。故善觀水者，不觀於水而觀於瀾，觀瀾乃克觀水也。吾子既云知水，自當有所得於瀾，夫亦可得而言之乎。」

客聞而茫然曰：「予病未能也，願得而聞其說。」

予友曰：僕生也陋，未嘗航遠海，然嘗觀於瀾而略有所知，故僕也或可謂真能觀水，且亦真能觀海者也。

夫瀾之爲物也，其色或玄或黃，其形或凹或隆，其質或輕或重，其聲或微或洪，其流或寒或暖，其力或弱或雄，其勢或緩或急，其動或倡或從，其發或廣或狹，其騰或卑或崇，其時或潮或汐，其方或西或東，其候或弦或望，其令或春或冬，其吸或日或月，其助或雨或風，其源或高或下，其委或塞或通，其功或破或成，其象或祥或凶。然而一覘其本來純靜之體，固同爲一水，祇以外緣之雜襲，而其用若有不同也。

今且捨尋常江湖之瀾而言海之瀾，又捨海中尋常之瀾而言其異於尋常之瀾，僕嘗僦屋青島，就海濱而作海水浴，其所見者，清波如鏡，一碧漣漪，細浪輕擊，可親可嬉，若是者，殆瀾之最平者也。斯瀾也，不同爲海之水乎。其所以異於尋常者，祇以兩山環抱，浴場內關，巨浪不入，狂飈無襲，遂於諸瀾之中而獨顯其平，非其體之異，其緣異也。僕又嘗觀潮於海寧矣，其所見者，怒濤洶湧，吞天撼地，萬馬奔騰，可喜可悸，若是者，殆瀾之最狂者也。斯瀾也，不亦同爲海之水乎。其所以又異於尋常者，祇以日月合吸，高潮時作，龕楮相束，江水迎搏，遂於諸瀾之中而特顯其狂，非其體之異，其緣異也。然則吾人於瀾可以知己，其平也，其狂也，其非平非狂也。殆均以所遇之外緣而異，初非有異於水也。故移青島之水於海寧，平者亦將轉而爲狂，移海寧之水於青島，狂者

亦將轉而爲平，外緣之所驅，不得不然也。

循是以推，吾人觀一衣帶水，亦可以知水爾，彼其因風動而成文，因岸轉而迴旋，因山高而飛瀑，因源低而噴泉。其瀾之興也，亦何莫由於外緣。持此以語夫海，實已能得其全，又奚待乘風破浪往來於海上三年也耶。進而論之，觀瀾可以知水，固無待於觀海，若觀海而不觀瀾，又安得謂之知水者哉。

吾子果欲知水，尚其進觀於瀾，觀瀾爲觀水之術，而於觀海爲尤急，子習於海者，何可於此術而昧之。

予友言既，客爲之慚謝至再。

時蒙側聆其言而恍然別有所悟焉。夫釋尊遺教，浩瀚靡涯，古德每況之於海，而其宗派紛歧，各立門戶，樊然交爭，竟不相下，又深有類乎瀾者。若以「緣異而體不異」之義衡之，則知其「不卑而卑」之故，蓋卑者其瀾，不卑者其水也，又何疑焉。

雖然，此諸瀾之興，果由於何者之外緣耶？曰：是非可備舉也。約言之，則機之大小，根之頓漸，世之治亂，教之盛衰，地之南北，時之古今，以及大師之出沒，經典之隱顯，國主之崇抑，時尚之趣背，宗徒之邪正，人心之公私等等，莫非其外緣也。若充其極，則亦有彌天際地，千塗萬徑，峯巒雜沓，風雲百變，浩兮渺兮，若不可窮者，以如許之外緣，時襲於此廣大之教海，又焉得不

蔚成諸瀾之大觀耶。

明乎此，然後徘徊大小之林，竭來顯密之域，於彼瀾天際地千塗萬徑峯巒雜沓風雲百變浩兮渺兮若不可窮者，乃洞然而無所惑，亦知彼宗派紛歧各立門戶樊然交爭竟不相下者之終歸於一，且廣說亦無異於易簡，有言亦無異於無言也。由是而真能從劇昔之途，獲趣樂之道，離茲火宅，入彼化城，是豈非遊於教海者之要術哉。蒙得其術，而願與世之學佛者共之，故依斯術而爲書，以貢其一蠡之測，即命之曰「教海觀瀾錄」焉。

抑蒙又聞之，昔靈峯藕益大師，曾著有《法海觀瀾》一書，於蒙此作，殆亦所謂先得我心者歟。但此中殊有不同者，蓋觀瀾之道，亦有二焉。其一觀者，僅取其常相而不及其變相，如以尋常攝影之機，攝出海中一時之影，其所見之瀾，亦復前浪隆然，後浪躍然，凸處如阜，凹處如谷，但未能窮其變相耳。其又一觀者，進窮其變相而不滯其常相，如以活動攝影之機，攝出海中百變之影，其所見之瀾，則爲隆然者逝於前，躍然者躡於後，如阜者轉而凹，如谷者翻而凸，已不徒取其常相矣。靈峯蓋專取其常相者也，故其書中以五門之瀾爲觀法海之術，何謂五門：一曰戒，二曰教，三曰禪，四曰密，五曰淨土，之五者，在一大教海中，其隆然躍然如阜如谷者也。而此隆

然者若何而逝於前，躍然者若何而躡於後，如阜者若何而轉爲凹，如谷者若何而翻爲凸，非靈峯書中所及，故其所觀之瀾，惟常相而已矣。若蒙之書，則於其變相三致意焉，此其所以異也。

或者聞而隨喜曰：「君之書，殆邁於靈峯，所觀之瀾，非靈峯所及也。」是又不然，蒙之書如治史，靈峯之書如治經，蒙所觀得其奇，靈峯所觀得其正，故彼曰法海，蒙曰教海，孰高孰下，又焉用其斷斷爲，且蒙與靈峯，亦均爲外緣之所驅而成書，殆有不得不然者，是亦法海教海之邊之一微瀾耳，噫。

例 言

一、本錄名曰教海觀瀾，即就全部佛教之源流而觀其變化之緣者也。但所以欲觀其變化之緣者，實欲以明其不變之本體。本體難見，故藉其變化而觀之，本體因變化而益難見，故指陳其變化之緣而觀之。知其變化之緣，乃能知其變化，知其變化，乃能知其本體。本錄之作，意在乎此，蓋觀瀾乃所以觀水也。後之覽者，若徒觀其銀濤疊疊，碧浪重重，極天下之大觀，遂爲之悠然移情於其間，而忘其爲觀水之術，或則進而究夫濤之所以興，浪之所以作，侈談高論，博引旁徵，乃至廣陳是非，互爭瑣屑，而亦忘其爲觀水之術，均非錄者之所敢望也。

一、欲就教海而觀其瀾，當先窮其瀾之始。佛教始於印度，故本錄之作必首之。第印土夙乏史籍，於釋尊生滅年代，自古即無定說，其他事跡，亦復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茲唯就現代學者認爲可信之說，擇要錄之，即不詳辨。

一、既窮其瀾之始，自當進而窮其瀾之所及，其所及甚早而爲瀾最巨者，莫如我國。漢晉以來，迄於今茲，賢哲輩出，著作如林，洪波洋洋，蔚成大觀，斯則文獻可徵者也。但在昔弘揚之士，每多重教義而不重史實，傳記雖繁，整理有待。況一瀾之起，衆緣所驅，當其起時，大都彰明易見，而其驅者每多潛伏難知，燭火微明，亦不免多所遺照，惟大體或無誤耳。

一、瀾之所及，非獨我國，東隣日本，亦曾形成巨瀾，維新以來，猶有可觀。他如朝鮮、暹羅諸邦，乃至於近代之歐美，教之所播，瀾亦隨之。縱目曠觀，正無涯際，窮瀾之致，原應備陳，但教海無邊，瀾亦非可盡者，聞見既有所隘，關係亦復各殊。本錄之中，除日本外，其他各邦，僅就所見，擇其重且大者，附錄一二，未能悉詳。

一、本錄所觀，雖曰重在史實，而實重在教義。蓋從史實上徵其教之進退者，徒驗其外貌，而從教義上辨其教之出入者，乃探其內心，不過內心之探，藉外貌而驗耳。若作佛教史讀之，非錄者意也。

一、本錄中分「主錄」「賸錄」二門，主錄正紀教史，賸錄別攝參考。二門之下，就錄者所見，隨事陳之。

一、就全部佛教之源流而言其史實，已覺其採集綦難，若更就全部佛教之源流而談其教義，益知其發揮不

易。錄者自顧譴陋，於此廣大教海，未審亦能測及一蠡否，顧敢議及此乎。第以代易時移，根殊機變，長風扇海，新瀾欲來，斯於佛教之內心，及其不變之本體，不得不早加發明，以祛並世學者之惑，斯實弘揚聖教者當務之急也。錄者既沐甘露之濡，又夙具微願，故勉竭其力，草成斯錄以報佛恩，雖疏謬實多，尚有待於海內大德之賜正。然初稿甫脫，遽付棗梨，耿耿此心，其猶得爲讀者所共諒歟。

錄者識

帙 第 一

原始佛教觀

主錄一

〔教祖釋尊誕生之年代〕 佛生年代，古無定說，由佛滅年代諸說推之，凡有五十餘種。依最近學者所考定，應在西曆紀元前五百六十六年，即爲我國周靈王六年乙未歲，在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七十七年。

〔教祖釋尊誕生之地址〕 佛生之處，在中印度之迦毗羅衛城。此城梵云 Kapilavastu，或作迦維、迦毗羅、迦夷羅、迦維羅閱、迦維羅越、迦維羅衛、迦隨羅衛、迦毗羅婆、迦比羅幡罕都、迦毗羅幡罕都、迦比羅婆修斗、迦尾攏縛娑多、劫比羅伐罕覩、迦毗羅婆蘇都。此云妙德，又云赤澤國，又云黃頭居處，即黃髮仙人住處，即今之畢拍囉婆 Piprava 之地，在波羅奈（即班拿勒斯）Benares 之東北，普特羅（即巴特拿）Patna 之西北，哥羅克堡 Gorakhpur 之近傍，尼波羅（即尼泊爾）Nepal 之南

境，恒河支流柯哈拉 Kohana（古稱盧呬尼 Rohini）河之流域。西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，佩毗 W. C. Peppe 曾在此地掘得釋迦族人及其妻子奉安釋尊靈骨之石篋，當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七分，東經八十三度八分，正與當日法顯三藏所述迦毗羅衛城之位置相合。

〔教祖釋尊之氏族〕 佛出於釋迦族，乃憍薩羅族（Kosala）之一支派，但古有五稱，亦多異說。

1. 日種——梵云 Suryavamsa

2. 甘蔗——梵云 Ikshvaku

3. 釋迦——梵云 Sakya 此云能，或謂爲樹名。

4. 舍夷——梵云 Saki 即釋迦之女聲。

5. 瞿曇——梵云 Gautama 或譯俱譚、具譚、喬答摩，此云純淑、最勝，又譯日炙種，泥土種，或稱因星名而爲姓，或稱即是甘蔗梵語。相傳古有王仙，誤爲獵者射殺，血滴於地，生甘蔗二本，受日光之炙而生一男一女，男名善生，女名善賢，即印度有名之甘蔗王族所自出也。甘蔗王有四子被放逐於國外，在雪山之南建國，即是迦毗羅城，因別以釋迦爲姓，又號舍夷，其後有王名師子頰 Simhahanu，即釋尊之祖父也。

或稱甘蔗王族出於瞿曇仙，謂古有梵志瞿曇之弟子，人稱小瞿曇，居甘蔗園中，爲人誤殺，大瞿曇斂其屍，取血泥團之，分置兩器，化爲男女，因名瞿曇氏，又

名舍夷。

近代學者有云：釋迦族者，即所謂 Indoskythen 人，實屬於蒙古種，居於印度之羅泊提 Rapti 河東北，東西十六里，南北二十里，面積約三百二十方里，盧呬尼 Rohini（今名柯哈拉 Kohana）河貫其間。由一族而分十家，各為一小城之主。其中以位於盧呬尼河西之迦毗羅城為最有勢力，釋尊誕焉。釋尊實姓喬答摩，為上古《吠陀》讚頌之作者瞿答摩之裔，至謂釋尊出於阿利安人種中有名之甘蔗王族，則實為阿利安族中佛教徒所假託，欲以尊教祖耳。

〔教祖釋尊之血統〕 釋迦族為刹帝利階級中之一，系統甚為華貴。當時迦毗羅城位於盧呬尼河之西。而是河之東有拘利 Koli 城，亦屬同族。故兩城時通婚嫁，不欲亂其血統也。今表其世系如下：

